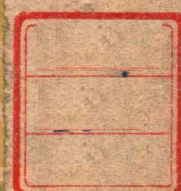


著名劇戲界世

理想丈夫

王懷
爾雲
德譯
著述



啟明書局印行

理想丈夫

英國淮爾特著

懷雲翻譯

理想丈夫

An Ideal Husband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二	角	五	分	
原	著	者	Oscar	Wilde		
譯	述	者	懷	雲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323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265

小引

王爾德 Oscar Wilde 是英國唯美派作家的代表。他的作品，除本書外，尚有「不重要的婦人」、「少奶奶的扇子」及童話等，都是紳士階級最歡迎的讀物。

在「理想丈夫」一書中，他將男女間描寫得淋漓盡致，尤其對於女子的心理，觀察得最透切。在這裏，非但做女子的人應當一讀，就是做男子的人，也應當一讀。怎樣做女子的理想丈夫？怎樣找理想的妻子？本書中都有詳細的答復。

譯者 廿八年五月

劇中人物

葛福生伯爵

高林子爵（葛子）

周爾德爵士（外交部祕書）

蘭成克子爵（倫敦法大使館隨員）

毛德芳先生

費甫斯（高林子爵之僕）

麥生（周爾德爵士之僕）

張梅士（侍者）

赫魯德（侍者）

周爾德太太

馬克佩太太

白先東伯爵夫人

馬其蒙太太

美蓓小姐（周爾德爵士之妹）

祝美麗太太

劇中佈景

第一幕 在格魯斯鳳挪周爾德爵士的八角形的住宅中。

第二幕 周爾德的梳裝室。

第三幕 克倫街高林子爵屋中的藏書室。

第四幕 與第二幕同。

時——現代。

地——倫敦。

第一幕

佈景——在格魯斯鳳挪地方周爾德爵士的八角形的住宅中。

房內光線充足，賓客滿座。樓梯上站着貴婦周爾德。年約廿七，具有莊嚴希臘人之美。她招待賓客出入。樓梯的牆上懸有一只燃着的大燭盤，照耀十八世紀的法國掛帷——代表巴村所畫的戀愛的勝利的圖（譯者註：巴村 BOYER 是法國畫家。一七〇三—一七七〇）——裝在樓梯的牆上。右邊與音樂室通。四部合奏的絃聲隱約可聞。左邊的門直通另一客廳。馬其蒙夫人與白克東夫人，兩個優秀的女子，同坐在路易士西斯式的沙發上。她們的姿態極其輕盈嬌娜。她們的風度裝飾得妖豔動人。若法國著名畫家瓦吞在此，恐亦要將她們描畫下來的。

馬其蒙夫人 今晚到哈特羅克家裏去嗎，奧列維亞？

白克東夫人 我想去，你呢？

馬其蒙夫人 他們不是去開那無意義的宴會嗎？

白克東夫人 太無意義了！我不知道爲何要去？我簡直不知道自己爲何要到那種地方去。

馬其蒙夫人 我是來領教的。

白克東夫人 噯！我厭惡領教。

馬其蒙夫人 我也是。這不是與商界同站在水平線上嗎？

可是我親愛的葛脫路周爾德常告訴我人生應有重大之目的。因此我姑試一下。

白克東夫人 （從眼鏡中望着四周。）我不相信今晚與會的可以被稱爲有重大的目的者。這個請我

吃酒的人時常談及他的夫人呢。

馬其蒙夫人 他真太無聊了！

白克東夫人 無聊到極點了！你的男人講些什麼？

馬其蒙夫人 講我自己。

白克東夫人 （一笑）你覺得有趣嗎？

馬其蒙夫人 （搖頭）一點也不覺得。

白克東夫人 親愛的馬格勒，我們太犧牲了！

馬其蒙夫人 （站起）我們是多麼的巧遇啊，奧列

維亞！

（她們站起來走向音樂室。蘭成克，一個以打領帶及他的慣於英國風俗出名的隨員，近前鞠躬加入談話。）

麥生（在樓梯口招呼賓客）

客人占葆福夫婦，葛福生勳爵來了。

（葛福生勳爵進一個七十歲的老人，他掛着絲帶及武士的徽章，有一種整齊的民黨模範。極像羅禮士所繪的畫像。）（譯者註：羅禮士 Laurence 是英國著名的畫家。一七六九——一八三〇）

葛福生勳爵 晚安，貴婦周爾德我的不肖的小兒在此地嗎？

周爾德太太（微笑）

我想高林勳爵還沒有來呢。

美蓓小姐 走向葛福生勳爵）

你爲何稱高林勳爵不肖？

（周爾德是英國絕色佳人，有閉月羞花之貌。全身香氣襲人。金絲黃髮，映照發光。櫻口朱唇，無人不視。其櫻口天真如孩童也。她不特有銷魂蕩魄之青春，

且具有驚人天真之勇毅，在知禮之士觀之，她的色藝固無可眷戀，然一入登徒子眼中，她實無異湯蘭格之影像。（譯者註：湯蘭格 Tarragon 是希臘的地名。）且不願受人之稱讚。）

葛福生勳爵 因他偷懶生活的緣故。

周爾德太太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爲什麼？他每天早晨十時就在烏魯地方騎馬，一禮拜去歌劇場三次，一天至少要換五套衣服，而且夜間隨時在外晚膳，你可稱這是偷懶的生活嗎？

葛福生勳爵（用一種溫和閃動的眼光注視她）

你真是個很惹人愛的女孩子。

周爾德太太 你的稱賞多麼有趣啊，葛福生勳爵，請常到我們這邊來。我們禮拜三是在家裏的，你的徽章很好看呢。

葛福生勳爵 我在什麼地方都不要去了。倫敦是腐敗的社會，你若不介意我可給你介紹我的裁縫師，因爲他是個循規蹈矩的人，但切不可到我女人的帽店裏去吃飯。葛福生太太的帽子是不經戴的。周爾德太太 啊，我愛倫敦社會！我想這早已大加改

革過了，現在是花花公子和浪蕩子兩種人所組織成的，這是應有的趨勢。

葛福生勳爵：「哼！那麼高林勳爵是屬於花花公子呢，還是那一種？」

周爾德太太（莊嚴地）：

我目前只好將他另立一等，但他改變得很快！

葛福生勳爵：「屬於那一種呢？」

周爾德太太（略帶恭敬）：

葛福生勳爵，我不久就可告訴你了！

麥生（招呼賓客）：

客人馬克佩女士和祝芙麗夫人來了。

（貴婦馬克佩及祝芙麗進，貴婦馬克佩是個和悅仁慈惹人愛慕的女子，滿頭梳着侯爵夫人的髮髻。同來的祝芙麗女士高而且瘦，稀薄的兩唇上塗着

深紅的顏色，慘白的臉上添了一線紅痕。維納司式的紅頭髮，鷹嘴式的鼻，長的頭頸，深紅的胭脂更特別表示出她本來的慘白。灰綠色的雙眼閃動不停。她帶着金鋼鑽的寶石飾物。望去像一朵蘭花，頗能引人的好奇。唯動作尚稱文雅。她的藝術上的工作

却影響到許多學校。）

馬克佩太太：「晚安，親愛的葛脫！你多麼客氣讓我的朋友祝芙麗太太到此地來，一對如此可愛的女人是應當互相交識的啊！」

周爾德太太（發出甜密的微笑向祝夫人奔去，立即在稍遠之處停下，鞠躬。）

我想祝夫人和我早已會見過了。我不知道她是重婚的。

馬克佩太太（懇切的）：「現在人們不是常常隨意結婚的嗎？這是很時髦的啊。（對麥倫城的公爵夫人。）親愛的公爵夫人，公爵好嗎？我猜他的神經依舊是衰弱的，哼，那不是被人所預料的嗎？他的父親有同樣的病，這對於種族上不知有關係麼？」

祝芙麗太太（玩弄扇子）：「我們倆真的碰到過嗎？」

周爾德太太：「我已記不起在何處了。因為我離開英國已這麼久。」

周爾德太太：「我們從前還是同學呢！祝夫人。」

祝芙麗太太（驕誇的）：「真的嗎？我把學校生活都忘記了。我腦中印着學校的煩惱。」

周爾德太太 我並不以為奇。(冷淡的)

祝美麗太太 露出親蜜的態度)

你曉得我渴望着想會見你穎敏的丈夫嗎？自他進領事館以後，維也納的人時常論及他，他們在報紙上能正確地拚出他的名字。這便是他在那個地方的聲譽。

周爾德太太 我想不到你是認識我的丈夫的，祝夫人。(走開)

蘭成克子爵 快活的夫人啊，噯！奇怪極了！自從柏林別後，我們就未曾見過！

祝美麗太太 子爵，不是從柏林以後，是五年前的事吧！

蘭成克子爵 你比以前更年輕窈窕了。你是怎樣修養修養的？

祝美麗太太 我定了個例，祇許和像你一樣十分優秀的人談話。

蘭成克子爵 噯！你太過獎我了。你像他們一樣的戲弄着我。

祝美麗太太 他們在此地這樣講嗎？這是如何的使

人驚駭啊！

蘭成克子爵 是的，他們有種深奇的語調。這是應為衆人所共知的。

(周爾德爵士進。年約四十，望之則較小。面部清潔，神色自然，黝黑的雙眼，深烏的頭髮，一望而知是個品格高尚的人物。不善交際——祇有少數人有着接觸。雖然有少數人羨慕他，但是多數人却仍敬仰他。他的態度慷慨而大方。我們見了就會想到他的生命上有着成功的歷史。精神活潑，惜形貌略帶憔悴。上頷與嘴部凸出如石像。雙眼凹進，表顯出浪漫的神氣。我們一望而知他的性情和智慧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感情也幾二樣。他的智力極其堅強。但是我們亦不能說他是畫像。畫像是不能生存在下議院中的。倘魏敵克〔譯者註：魏敵克 Vandyke 是英國的畫家(一五九九——一六四一)〕在此，定必將他描下來的。)

周爾德爵士 晚安，馬克佩女士！我希望你同約翰一道來？

馬克佩太太 啊！我已帶來一個比約翰更可愛的人

了。約翰自從參與政治的重要團體之後，他的脾氣就變得十分急躁。其實下議院已在進行改良了，惟目下所作的倒是很壞。

周爾德爵士 我希望不是如此，馬克佩女士，無論如何我們不是盡力為公衆犧牲時間的嗎？可是你帶來這可愛的叫誰呀？

馬克佩太太 她叫祝美麗太太！我想是祝家的一個本家，實則我不知道。現在的家庭是混合的，有的人將個人退出加入別的團體。這幾乎成了一個規律。

周爾德爵士 祝美麗太太嗎？我們乎聽見過她的名字的。

馬克佩太太 她剛纔從維也納來。

周爾德爵士 噯！我知道你所指的人了。

馬克佩太太 啊！她什麼地方都去過，並且時常譏笑她的朋友。我明年冬天要到維也納去。我希望那裏公使館裏有個能幹的領袖。

周爾德爵士 如果沒有，的話，公使必定要被召回的。請把祝太太介紹給我。我歡喜見她。

馬克佩太太 讓我介紹給你。（對祝）我親愛的，周

爾德爵士渴望想見你！

周爾德爵士（鞠躬）每個人都渴想要曉得煊赫的祝太太呢。在維也納的隨員寫信給我們什麼別的也沒有提起。

祝美麗太太 謝謝你，周先生。一種恭敬知禮的交情實係助成真正友誼的開始。這是初步大方的態度。而且我也曾經曉得周爾德女士的。

周爾德爵士 真的嗎？

祝美麗太太 是的。她剛提到我們是同學。我現在已記得很清楚了。她常得着優等品行的獎賞的。關於她常得優等品行獎賞的事情，我有着特別的印象呢！

周爾德爵士（微笑）祝太太，你得着什麼獎賞？

祝美麗太太 我的獎賞在我生命史的後半部。我不信有誰能得着優良的品行的獎賞。我忘記了！

周爾德爵士 我深信她們必定有許多令人愛慕的特點的。

祝美麗太太 我不懂那些女人的獎賞為什麼只爲了惹人的愛。我想她們也常常被懲罰的！大抵現在

的女人信任她們的戀人比誰都要信任，這是她們容易衰老的原因。大半的倫敦美女我至少能付度到她們都有着這可怕憂鬱的面孔！

周爾德爵士：那是多麼驚人的哲學啊！至於要試驗你要分別你，那是失禮的。但是我可以从心底問你的一句話，你是個樂觀者，還是個悲觀者？這似乎是目前兩種最流行的宗教。

祝芙麗太太：啊，兩種都不是。樂觀者的起點是顯著的譏笑，悲觀者的結果是憂鬱的慘像。此外，兩者都是矯揉造作出來的。

周爾德爵士：你是樂天知命的嗎？

祝芙麗太太：有時是這樣的。但是要保持這種態度是很難的。

周爾德爵士：我們時常聽見的那些心理小說家，他們對於這學說有何見解呢？

祝芙麗太太：噯！女人的魔力是心理學上所不能解釋的。男人倒還可以分析，女人呢……祇是崇拜而已。

周爾德爵士：你以為科學還是不能解決婦女問題

麼？

祝芙麗太太：科學對於無理性的事是永無把握的，那便是為什麼在這世界上沒有未來的原因。

周爾德爵士：女人大多是代表無理性的。

祝芙麗太太：漂亮的女子都是這樣的。

周爾德爵士：（謙遜的鞠躬。）我怕不能附和你呢。但請坐罷。現在告訴我，怎麼會使你離開繁華的維也納到這沉悶的倫敦來的——還是這問題你也

不詳細？

祝芙麗太太：問題永遠是不詳細的，答案有時或許還可以。

周爾德爵士：好，無論如何，你能讓我知道這是政治還是娛樂嗎？

祝芙麗太太：政治是我唯一的娛樂品。你看現在四十歲的人玩弄風情，四十五歲的人行着浪漫生活，這是多麼不時髦啊！我們可憐的女人在三十歲以下的除了政治或博愛以外，便再也沒有什麼可以來啟發我們的了。可是我覺得博愛似乎僅能使貧窮者互相糾紛而已。因此我認定政治。我想這將來

較有希望！

周爾德爵士 政治生活是種高尚的事業！

祝美麗太太 有時如此。周先生，有時牠是種智慧的計謀呢。有時却又又是重大的障礙。

周爾德爵士 你得到那一種呢？

祝美麗太太 我嗎？三種都有的。（扇子跌落）

周爾德爵士 （拾起扇子）允許我！

祝美麗太太 謝謝。

周爾德爵士 但是你沒有告訴我怎樣會使你忽地

尊重起倫敦來的。我們的時季差不多已經過去了。

祝美麗太太 我不留心倫敦的時季的。這太偏重於

婚姻了。女人們不是追覓丈夫，便是逃避丈夫。我要

碰頭你。這是的確的。你知道女人的好奇心是怎麼

一回事。差不多和男子一樣的大呢！我想會見你，並

且……求你爲我做些事。

周爾德爵士 祝太太，我希望不是微小的事。因爲小

事是很難解決的。

祝美麗太太 （沉思片刻。）不，我想不是件微細的

事情。

周爾德爵士 那麼我很高興。且來告訴我這是件什麼事。

祝美麗太太 以後再說。（站起）現在我可走過你那美麗的住宅嗎？我聽說你有許多優美的圖畫。可

憐的男爵夏海——你記得夏海嗎？——他常告訴

我你有奇怪的高爾司。（註一）

周爾德爵士 （裝出一種匿行的樣子）你知道夏

海男爵的嗎？

祝美麗太太 （微笑）很知己的。你呢？

周爾德爵士 祇會過一次。

祝美麗太太 他不是個偉大的人嗎？

周爾德爵士 （靜默了片刻）他在各方面都很使

人注目的。

祝美麗太太 他沒有寫出他的言行錄誠是一件恨

事。不然定必很有趣味的。

周爾德爵士 是的，他很曉得人民與城市，如同老希

臘的百姓一樣。

祝美麗太太 即使有一個潘義絡（註二）在家裏

等着他，也沒有多大的不便的。

麥生 高林子爵來了。

(高林子爵年三十四，但人們總說他年紀較小。一個有智識而靜默寡言的人。他很智慧，但人家都想不到他。是一個毫無瑕疵的執紼子，但倘尊重他為浪漫的人，就會覺得不安。他玩弄着他的一生，是一個抱玩世主義者。他愛被人家誤會。這使他得到優勝的地位。)

周爾德爵士 晚安，我的親愛的歐首！祝太太要我

高林子爵介紹給你。他是個倫敦最懶惰的人。

祝美麗太太 我會會見過高林子爵的。

高林子爵 (鞠躬) 我想不到你還記得我呢，祝太太。

祝美麗太太 我的記憶力是在我羨慕心的管束之下。你仍舊是個未婚者嗎？

高林子爵 我……相信是的。

祝美麗太太 多麼浪漫啊！

高林子爵 啊！並不全然浪漫。我的年紀還小。我要把浪漫生活留給我的老年時代。

周爾德爵士 高林子爵是巴得里俱樂部中成績優

良的分子，祝太太。

祝美麗太太 他反對俱樂部中的各種信條。

周爾德爵士 請問你預備長住在倫敦麼？

祝美麗太太 那一部份要靠天氣，一部份要靠飲食，還有一部分要靠周爾德爵士。

周爾德爵士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們陷入歐洲大戰的旋渦中？

祝美麗太太 現在並沒有什麼危險啊！

(她眼中含着歡樂的表情向高點頭，與周爾德同出。高林走向美蓓小姐。)

美蓓小姐 你太遲了！

高林子爵 你失去了我嗎？

美蓓小姐 自重些！

高林子爵 那麼我不能久留了。我情願失了你。

美蓓小姐 你很自私自利啊！

高林子爵 我是很自私自利的。

美蓓小姐 你常拿壞脾氣來對付我，高林子爵。

高林子爵 美蓓小姐，我還祇告訴你一半呢！

美蓓小姐 別的更壞嗎？

高林子爵 別的更可怕呢！當我在晚上想到牠時，我立刻就去睡了。

美蓓小姐 好，我歡喜你的壞品性。我却連你的一部分也沒有啊！

高林子爵 你是多麼秀麗啊！你是常常秀麗的。同時我要問你一個問題，美蓓小姐，誰帶祝芙麗太太到此地來的？那個帶珊瑚石的女人，她剛與你的哥哥同出去嗎？

美蓓小姐 啊，我猜是馬克佩太太攜她到此地來的。你爲何要問起？

高林子爵 我不過多年沒有見過她罷了。

美蓓小姐 這是個多麼荒誕的理由！

高林子爵 什麼理由都是荒誕的。

美蓓小姐 她是那一種女人？

高林子爵 啊！日裏是個天才，夜裏是個豔婦！

美蓓小姐 我早已嫌憎她的了。

高林子爵 那表明你有着卓絕驚奇的閱歷了。

蘭成克子爵 (進前) 噯，英國的少婦不是一條有卓絕閱歷的龍嗎？真是條有卓絕閱歷的龍啊。

高林子爵 報上時常告訴我們是這樣的。
蘭成克子爵 我看過英國所有的報紙。我覺得牠們都很快活呢。

高林子爵 我的蘭成克，那麼你在行數間細讀吧。

蘭成克子爵 我自然喜歡如此的，但我的教授反對呢。(對美蓓小姐)我可以送你到音樂房裏去嗎，
麥特姆麻斯。

美蓓小姐 (似甚失望) 歡喜的，子爵，我很歡喜。(轉向高林子爵)

向高林子爵)你不到音樂房裏來麼？

高林子爵 並沒有什麼好的音樂吧，美蓓小姐？

美蓓小姐 (敬重的)這是德國的音樂，你聽不懂的。

(美蓓小姐和蘭成克子爵同出，葛福生伯爵進，走向他的兒子。)

葛福生伯爵 哼，你在這裏做什麼？常常荒廢你的生計，你可以去睡了。你敷衍時間，我聽說有一夜你在

羅福達小姐家裏跳舞，一直跳到早上四點鐘！

高林子爵 四句鐘還差一刻呢，父親。

葛福生伯爵 你在倫敦社會裏是失敗了嗎？事情糟

極了，誰也不願講那些咒詛瑣屑的事。

高林子爵 你愛講那些瑣屑的事，父親這是唯一我所曉得的事情。

葛福生伯爵 我看你全然爲行樂而生存的。

高林子爵 生存還有別的目的嗎？父親沒有什麼像

幸福一樣容易變老呢。

葛福生伯爵 你是絕望的了，完全絕望了！

高林子爵 父親，我希望不會這樣。晚安，白先東夫人！

白先東夫人 （眉毛畫着美麗的弧形）你在這裏嗎？我想不到你會到政黨部來的！

高林子爵 我敬仰政黨部。這是唯一塊地方人民在那裏可以不談政治。

白先東夫人 我歡喜談政治。我終日談着，但我沒有耐性去聽牠。我真不懂這些院中不幸的人怎麼會長久辯論着的。

高林子爵 他們從來不去靜聽的。

白先東夫人 真的嗎？

高林子爵 （表顯出最莊嚴的態度）自然，你看，去聽自然是很危險的。如果你去聽，或許你便被說服

了；一個人若是被辯論所說服的那便是沒有理智的人。

白先東夫人 噯！那些討論男子的我們不明白，至於女人呢，丈夫永不珍重她們的！

馬其蒙太太 （嘆息）我們的丈夫總不尊重我們什麼的。我們還是要去求別人呢！

白先東夫人 （大受感動）是的，我們不是常去求別人的嗎？

高林子爵 （微笑）這便是你們二位在倫敦有着最可貴的丈夫的貴婦人的觀察。

馬其蒙太太 那正是我們所不能忍受的。我的呂吉特是個絕望而無過失的人。並且往往的確是個急性者！我們實在沒有一點興趣去知道他的事情。

高林子爵 多麼可怕呀，實在事情是應該給大衆曉得的！

白先東夫人 白先東真是個壞東西啊。他雖然是個有家庭的人，但與獨身者沒有什麼二樣。

馬其蒙太太 （壓住白夫人的手）我可憐的奧列維亞，我們已經嫁了滿意的丈夫了，因此便免不了

要受懲罰。

高林子爵 我想這是丈夫自己被懲罰啊。

馬其蒙太太 (挺身而起) 啊，親愛的，不是吧！他們

是各盡其樂的！至於信任我們，這是悲慘的事，他們

究竟信任我們多少啦。

白先東夫人 完全是悲慘的了！

高林子爵 白先東夫人，啊，這不是好笑的嗎？

白先東夫人 自然不是好笑的，高林子爵，你提議這

種話真殘忍極了！

馬其蒙太太 我恐怕高林子爵在敵人營裏呢。當他

進來時我見他正和祝芙麗太太談着話。

高林子爵 祝芙麗太太是嬌豔的女人啊。

白先東夫人 (強硬的) 不要在我們面前誇張別

的女子，你可等我們去處辦！

高林子爵 我早等着了。

馬其蒙太太 好，我們不去誇張她了。我聽見她星期

日夜間到歌劇場去，在晚飯時告訴湯姆羅福達說，

她早已看出倫敦社會是屬美婦和浪蕩子二種人

所組織成功的。

高林子爵 她也是說得很對的。男人們是俗美婦女

人們是浪蕩子，是不是？

馬其蒙太太 (暫停片刻) 啊，你真的以為祝芙麗

太太是這種意思嗎？

高林子爵 自然。並且這句話對於她很有感觸的。

(美蓓小姐進，加入談話的團體。)

美蓓小姐 你們為什麼講祝太太？大家都在講她！高

林子爵說——你們說些什麼啊！我記得了，她日裏

是個天才，夜裏是個豔婦。

白先東夫人 這是多麼可怕的说法！太不自然了！

馬其蒙太太 (露睡態) 我喜歡瞻仰女天才聽那

些嬌豔人的說話。

高林子爵 那你是有病的了，馬太太！

馬其蒙太太 (極歡樂的閃眼一望) 我很高興聽

你所說的話。馬其蒙和我結婚已經有七年了，却從

來沒有告訴過我，說我是有病的。男人們的心腸多

麼不易猜測啊！

白先東夫人 (轉向她) 親愛的麻茄脫，我常說你

是個倫敦最有病的人。